

「輝筆而就」

月松

HK 人與事

說起梁家輝，可能多數人只知道他是演員，不知道他還是資深的專欄作者，曾勤耕筆墨，為《文匯報》寫了二十多年的專欄文章。而專欄的名字就叫「輝筆而就」。

我是偶然才發現這一「新聞」，之前住在處附近的二手書店閒逛，無意中看到一本封面印着梁家輝的照片、名叫《我對你說》的舊書。若不是最近在看《國家寶藏》，我估計會錯過。這書二〇〇五年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集結了他的百多篇專欄文章。對於梁家輝，說不上視之為偶像，喜歡的程度大概是他一有新戲，我定會去看。

梁家輝寫專欄的緣由跟他曾在銅鑼灣擺地攤的故事差不多，為了餬口。一九八三年，他一口氣在內地拍了兩部戲：《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初出茅廬的梁家輝憑藉後者一舉摘得翌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也成為該獎項歷來最年輕的得主。不過之後幾年，因為在內地拍戲，他被台灣當局封殺：凡是參演的電影不准進入台灣市場。當時，台灣是香港電影的最大市場之一，失去了台灣這塊市場，梁家輝基本就沒有戲可拍。生活還要繼續。他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與幾個失業的大學同學一起設計各種流行的手鐲、項鍊等首飾，做起了地攤生意，靠手藝謀生計。

幾乎在同一時間，《文匯報》的一個編輯得知這事，便邀梁家輝開設專欄——「輝筆而就」，一天一篇，每篇五百至八百字左右，他一寫就是二十一年，直至二〇〇八年才停止。據說當時稿費千字兩百港元，不算很多，但減輕梁家輝不少生活負擔，起碼夠支付水電費。至於專欄內容，他不寫娛樂圈八卦，只寫瑣事：讀了什麼書，看啥漫畫，去哪裏旅行，如何生火煮菜……天天寫耳聞目睹，都是世俗，都需要火候。

《我對你說》收錄的文章涵蓋人

文歷史，電影音樂，書籍網絡，飲食風俗，無所不談。先不說深度，其廣度真讓我有些吃驚。但轉念一想，他的多變演技不正來源於此？他的文風樸實，不乏知識與趣味。讀來令人彷彿與朋友相坐，對面而談。他看書不太挑，常看流行書。他打破次元壁談了好多次漫畫，大愛的漫畫家是古谷實，喜歡《去吧！稻中乒團》。他形容古谷實的作品題材很「核突」，初識《稻中》的緣分是來自朋友的垃圾桶，作為一個愛書人，好奇翻翻看到底朋友丟棄的是什麼書，結果看中了《稻中》最後一集的單行本，他如獲至寶，看後千方百計要找齊一整套。他將自己的讀書口味作了這樣的類比：也許有點兒人家愛吃藍芝士或臭豆腐——非同道者難以明白。生活化的梁家輝，市井談諧，卻又理性誠實。

作為一個數百字的專欄，內容確實簡短而隨意。但可貴的是身為演員的他也讀了古今中外不少書，且能信手拈來引經據典。在《生命的價值》一文中，他從悼念「哥哥」張國榮而論「道」，先引用「朝聞道，夕死可矣」，再談人生理想，從羅伯特·甘迺迪從政，到平凡人謀生工作，「不必是大人物，也有能力令身邊一切變得不一樣，變得更美好」。這樣的感悟不拘泥於職業範疇，可算是洞察人情世故。

如果不是梁家輝，而是隨便一個什麼人開的專欄，瑣碎至此，還會覺得有意思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畢竟，寫的是凡人的煙火，書的是凡人的情懷。書本之外，還有一本叫作「生活」的大書。



《我對你說》集結了梁家輝在《文匯報》寫的百多篇專欄文章 資料圖片

懷念一夏

劉軍君

人生 在線

立夏已過，全國各地都開始被熱浪籠罩，西瓜，水蜜桃，冰淇淋也漸漸熱銷起來，身邊的諸多人事物都提醒着人們，夏天來了。

提及夏天，除了熱到離不開空調的天氣，就是甜到讓人每年都會懷念的吃食了。對我來說，最先想到的夏季吃食，是水果，也許是天氣胃口不好不想吃飯的原因。我記得，讀小學的那幾年我們家裏每年都種西瓜，而且收成很不錯，爸爸在當時也小有名氣，種出的西瓜個大又甜，每年收西瓜的卡車都先去我們家田裏摘瓜，給的價錢也高。被裝進卡車賣到外面的西瓜都是樣子完美的橢圓形大小適中的，田裏剩下的太小太大或者樣子不太對稱的便留給我們自家以及分給親朋吃。另外，爸爸還會給每年的頭茬瓜也就是每株瓜秧上最早結的第一個瓜做上記號，不賣，這種瓜通常個頭不大但非常甜，也許是因為生長時間最長吧。自家吃的西瓜收完放在一間背陰的屋子裏，悶熱的夏天午飯後，媽媽差我去瓜屋裏選一個西瓜，然

後把西瓜放在竹籃裏吊到院子一側菜地裏的井水中。等我午覺後起來時，泡得透涼的西瓜已經擺在桌上，切成薄片堆放在白色的瓷盤裏，一家人一起吹着風扇吃西瓜，夏天便不覺得那麼熱了。

除了常吃的西瓜，水蜜桃也是在夏天才吃得到的，但不那麼常吃。爺爺家的門口有一顆桃樹，每年桃花開時我們便眼巴巴等着吃桃了。小桃子一天天長大，入夏時個頭便不小了，但總等不到成熟就會有饞嘴的孩子偷偷摘走了，最後只剩下長得比較高的桃子。桃子並不是同一天都熟透的，但爺爺每次都能摘到熟透的水蜜桃，軟軟的很多汁，吃完手上嘴巴上總會留下黏黏的糖漬，比集市上買到的桃子好吃很多。這種桃子一旦都成熟了就不宜久放，所以只有很短一段時間可以吃到爺爺家樹上的水蜜桃，因此，在記憶裏總是顯得格外值得珍惜。

如今的夏天，人們已然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水果冷飲，坐在空調房裏吃着西瓜和冰淇淋了。而我，難免有時會懷念以前的夏天——離開家鄉多年，很久沒有一家人一起圍坐吃西瓜了，而爺爺也已經去世接近十年了。

鄉愁的胎記

春日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灑在案几上，淡淡的，像是流了幾十年的舊時光，既沒有灼人的熱度，也沒有刺目的鋒芒，慵懶而散漫。

我們喝着下午茶，心情亦如渙散的流水，無法在某一固定的時間點上長久停留。忽抬頭，見窗外那片開闊地上，一個衣着鮮艷的小女孩，在剛剛有了一點草色的土地上低着頭尋覓覓，偶爾蹲下來擺出一個採挖什麼的姿態，很專注、感人的樣子。光線從側面照射在她的頭上和淺色的衣服上，這讓她看起來明亮又通透。雖然我並不能看清她真實的面容，但卻覺得在哪裏見過她，最近？或很久以前？

我問身邊的女人：「那是你嗎？」她不置可否，莞爾一笑。但那笑容卻顯得很遙遠，差不多有三十年的距離。

可是，那女孩究竟在尋找什麼呢？

老牛茶

任林學

三十年前的故鄉，當春天氣匆匆跑來時，總是夾裹着漫天風沙。女孩們走在上學或放學的路上，要用一條紗巾把臉嚴嚴地包起來，走路時要迎着風，傾斜着身子，衣襟和紗巾一齊向身後飄去，發出呼呼的聲響，像飄揚的旗幟。風停下來歇息的時候，她們反而不再急着趕路了，像鳥兒一樣飛到路邊的沙地去。俯下身，凝視着一尖兒細細嫩嫩的草芽，以極細極柔的聲音唱：「青草青草你發芽，老牛來喝茶！」

老牛果真就來了。來了，低下頭以唇觸地，像是在嗅，然後若有所思地轉身走開。或許是老牛天生沒有那份福氣，粗糙的口唇根本就拾不起那麼甘甜卻細小的芽尖兒；或許老牛心懷悲憫，根本就不忍心對那麼嬌嫩的芽兒下口，牠要等到草芽兒長大，長至夏的豐腴或秋的飽滿，再來「喝」下這杯多味的茶。

我已經記不得那年我到底多大的年齡，也不記得是否和沙地上某個女孩是立下過什麼誓

約，但從此，我開始了年復一年的等待。至於等待什麼，我也不是很清楚，是等待一個情景的再現，等待一個約期的臨近，或只是等待光陰的流逝？沒有目標的等待令人疲憊，有時也想懷念一點兒什麼，卻同樣抓不住懷念的目標。我已經搜遍了所有的記憶，沒有一張清晰的女孩兒的臉，也沒有一句意義明確的話語，只有那個草色朦朧的春天，只有那幾芽兒青青翠翠的「老牛茶」。

之後，我問過很多女人她是不是當年那個唱「青草青草你發芽」的女孩，很多人矢口否認。於是，我便隱約感到，那個女孩很可能就沒從當年的那個春天裏走出來。如果窗外的那個女孩正是滯留於時間深處的那一個，我此刻就能猜得出她正在尋找什麼。

「春天啊！」當我輕輕說出這幾個字的時候，並沒有人在表情上或語言上給我以回應。我深深地呷一口茶，卻發現原本清香的「明前茶」，沏濃了或放久了，竟然如此苦澀！

港事國事天下事，以史為鏡

郭一鳴

維港看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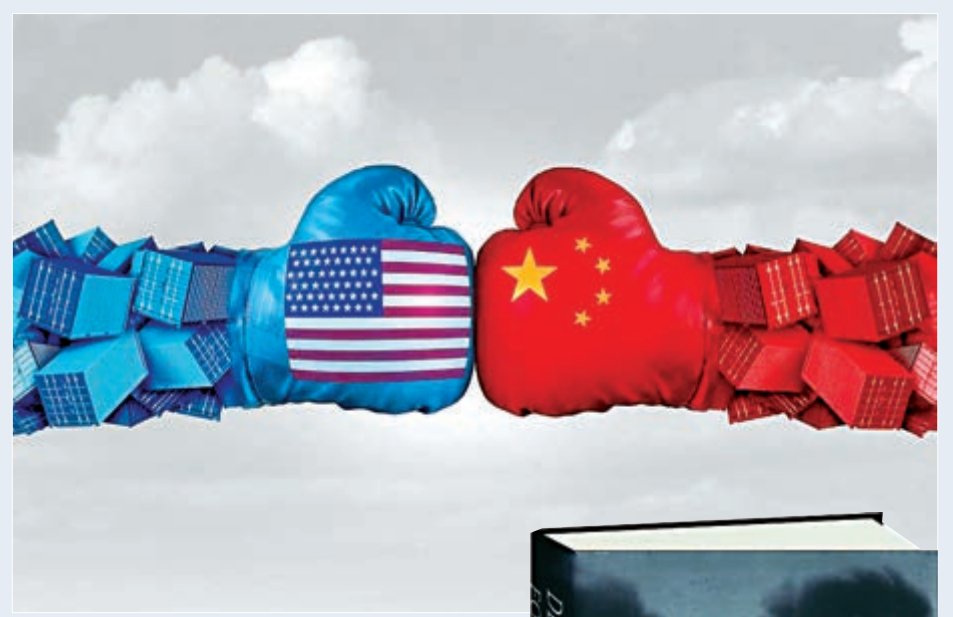
近日朋友飯局，話題離不開修訂逃犯條例和中美貿易戰，說起前者，立場渾渭分明，說起後者，一面倒不滿「入侵」（香港人給特朗普起的花名）欺人太甚，害己害人，炒股的朋友更是一臉愁雲。

關於修訂逃犯條例，茲事體大，建制「泛民」兩派角力乃是意料中事，飯局中人有不同立場各自堅持，不過，無論立場如何，對於修例一役搞到議事廳烏煙瘴氣，開會變成包圍和保護主持人的攻防戰，不只一人送院，多人報警，飯局上各人都搖頭慨嘆，擔心香港立法會一夜之間變成台灣的「立法院」，或如石禮謙所講，立法會變成「馬戲團」，如此下去，會將不會！

八十年代台灣的「立法院」幾乎天天打鬥，被稱為「暴力院」，其中最為人熟悉的名字叫做朱高正，經常在鏡頭前拳打腳踢，與執政黨立法委員大打出手，這位研究康德哲學的德國博士，當年有份創建民進黨，以其勇武強悍作風成為反對派的「戰神」，後來因反對「台獨」，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兩年前某日朋友邀請與來港的朱高正吃飯，在飯局上與朱高正重提舊事，一頭白髮的他答以微笑，似給一笑風雲過的感覺。近日朱高正在他主持的電視節目，公開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國兩制」，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香港人過往在電視上看到台灣「立法院」打鬥場面，是當作負面新聞，有點看鬧劇的心態。近年香港反對派與台灣綠營交往甚密，有人學得三招兩式，現在照搬到立法會，未來立法會暴力抗爭有可能常態化，甚至進一步升級，外界對香港立法會，乃至對香港的觀感，必然會受到影響。再過十年二十年，某些人回看今時今日的自己，會不會如朱高正般，覺今是而昔非？

至於中美貿易戰，眾人矛頭一致指向特朗普，皆因前一陣子在每一輪中美談判前後，特朗普都放好消息，月初第十輪談判結束，美國代表團返美之後，特朗普繼續發放正面消息，讓人覺得談判取得成果，中美兩國元首即將會面簽署協議，孰料不到兩天，特朗普突然變臉，在新一輪談判前宣布對兩千億美元的中國貨物加稅至百分之二十五，全世界被打個措手不及，美股港股應聲大跌，市場信心跌至近期低點，股民欲哭無淚。緊接着，特朗普宣布準備對餘下三千二百五十億美元的中國貨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 中美貿易戰是中美經濟關係的重要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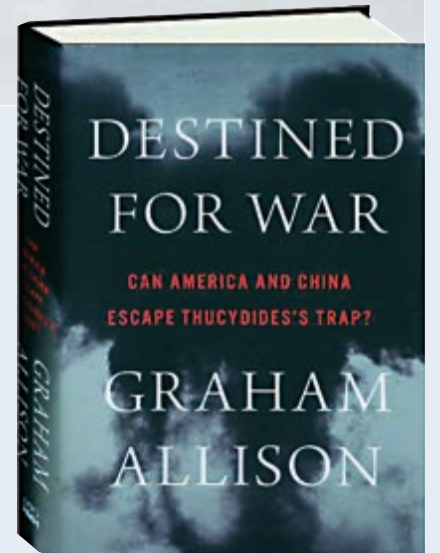
▶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作《通往戰爭的命運：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資料圖片

但話剛說完，又稱會在恰當時候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究竟這個美國佬玩什麼花招？似乎沒有人能找到答案，除了特朗普自己，甚至可能連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呢。

手機每天都收到不少關於中美貿易戰的資訊，一些所謂專家認為中美必有一戰，有人更將目前的中美關係與當年抗美援朝相提並論。也有一些比較理性冷靜的言論，認為中國面對態度強橫出拳兇悍的特朗普，當以柔克剛，和對手鬥耐性，我對這種觀點頗為認同。中美大國博弈背景複雜，中國目前處於守勢是不爭的事實，但特朗普想徹底打垮中國，也決無可能做得到，解決中美兩個大國的矛盾，不應該以打敗對方為目標，否則會引起天下大災難，因此必須尋求和解之道。

某日收到朋友轉來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TED一次演講的視頻，內容十分精彩。艾利森教授是蜚聲國際的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權威、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他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通往戰爭的命運：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是近年研究中美關係最重要的作



品之一。在十八分鐘多一點的視頻中，艾利森教授透過形象的對比手法，告訴聽眾，四十年前每十萬人當中百分之九十每天薪酬不足兩美元的中國，四十年後發生了什麼變化，又以劍橋大學窗外一座橋的重修工程與北京三元橋的重修工程做比較，前者花了兩年又兩年還沒有完成，最後工程完工比預算超支三倍，而後者只花了——四十三個小時。艾利森教授稱習近平是當今國際舞台上最有雄心和最有競爭力的領導者。面對今天中國崛起、美國第一的地位受到挑戰的局面，這位研究修昔底德理論的權威學者提問：「美國人和中國人難道就打算讓歷史的車輪，載着他們駛向對任何人都沒好處的災難戰爭嗎？又或，我們能夠喚起想像力和勇氣，尋找一條共生之路，分享二十一世紀的領導權力……」大師之見高屋建瓴，充滿睿智，可是，特朗普會聽得進去嗎？

儒道春秋談

白頭翁

閒話煙雨

老子的思想太神妙了。別的不說，光是一句「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就足以讓我們琢磨一輩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聖人抱一而為天下式」是他的理論基礎。在他看來：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如若「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其結果就只能是：「死矣」。所以「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此也正是老子能長壽一百六十歲的奧妙之一。

所以我說，孔孟拿得起，老莊放得下；孔孟立得穩，老莊行得遠；孔孟高放，老莊豁達；孔孟如日，老莊如月。拿得起的悲壯，放得下的悲涼；拿得起的循環，放得下的

飄逸。老子與孔子所處的時代，西周衰微已久，東周亦如強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二王奠基，成、康二王繁盛，是周王朝的黃金時期，歷史上習慣稱盛世。昭、穆二王以後，國勢漸衰。後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周王朝猶如魯迅先生筆下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兼併，夷狄交侵，社會動盪不已，老子的哀民之恻，孔子的仁者愛人，都是對這個時代的悼輓與反撥。

春秋是諸子百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肥沃沃土。我認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清談也可與國興邦興旺民族。諸子百家就是實例。在春秋時代，實幹無義，實幹無興，實幹可

能廢國喪邦。所以我們談的諸子百家，大都是在清談中悟國。春秋那個時代，清談出思想，清談出理論，清談出哲學，清談出宗教。談孔子得仁，談老子得智，談孟子得義，談莊子得慧，談墨子得力行，談韓非子得直道。

一百多年前，德國海德堡有位年輕人叫雅斯貝爾斯，不知為什麼這位德國青年放着好端端的醫生不幹，轉而攻讀哲學，就像幾乎和他同時代的中國青年魯迅一樣，讀得好好的醫學，突然改行行文，據說是因為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一部電影，電影中有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屠殺中國人，很多中國人在四周圍觀，麻木不仁，沒有絲毫同情心，於是魯迅勃然憤起，棄醫就文，成為「中國文化

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那位雅斯貝爾斯的德國人改行以後也了不得，在哲學界得到了認可。他出版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命題：「軸心時代」，它將影響人類文明。雅斯貝爾斯把走向公元前八百年至今之前二百年定義為「軸心時代」，就是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古希臘湧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等等。群星燦爛，星光閃耀。中國、印度、中東、古希臘之間相隔萬水千山，但他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許多是相通甚至相同的，真

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探索，跟着雅斯貝爾斯的道路走也是一種探索，十分有益的探索，中國缺少像《歷史的起源和目標》這類的「大典」，這也正是雅斯貝爾斯的偉大。

具體到中國，孔孟、老莊、諸子百家的成就與春秋時代的自由、開放、包容、豐富的思想氛圍分不開，也與他們之間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礪分不開。孔子帶弟子們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孔子之後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一浪接一浪，一代傳一代，將儒學思想發揚光大。老子信奉無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直若屈、大辯若訥，探索大道精神，天道規律。老子之後，韓非子、淮南子都進一步闡釋他的思想體系。老子、孔子都相繼卒於春秋之末，偉人長逝，而精神學問長存，讓我們為有這樣的先人而驕傲吧！

(五，完)